

大学  
精神  
与  
大学  
理念



# 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梁启超

三十一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开会欢迎先生。先期在讲堂遍悬国旗，校长教员学生成集。先生莅会后，由马校长述欢迎辞，略谓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先生实与此校有关系，今请赐训词于诸生云云。先生演词如下：

鄙人今日承本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之欢迎，无任荣幸。适马校长所言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一节，当年诚有其事。今请略述一二，以告诸君。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至创设此会之诸先辈，今日存者，已寥若晨星，袁大总统即最尽力于此会之一人焉。厥后谣诼频兴，强学会之势力愈强，而政府嫉恶强学会之心亦愈甚。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看。偶得一个来看，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

之关系，即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然大学校之有今日，实诸先辈及历任校长与教师之力。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

鄙人在十五年前，实不能料及今日有如是规模宏大之大学校，鄙人不能不倾佩历任校长教师与学生诸君之努力，且当为国家感谢者也。惟以今日之大学校，与欧美日本之大学校相较，则程度之相去尚远。此则鄙人于倾佩之外，不能不责望大学校之校长教师之勉为尽力，而更不能不责望大学校学生诸君之愈益努力者也。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鄙人今请进数言，聊为诸君他山之助。

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大学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然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别之目的，固不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维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是以施普通教育之学校，其所授之智识，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智识；所训练之能力，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能力，如是而已。而大学校之所授者，则不仅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寻常所必具之智识能力，而为一切现象之法则，所谓科学者是焉。此不独大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在是，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别亦全在此。盖专门学校之学科，强半与大学校相同，往往有人误视为具体而微之大学，殊不知二者之间，固显有区别在焉。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的，则在养成学问之士。故专门学校之所授，虽多科学之原理，而所重者在术，不过因学以致用；大学校之所授，虽亦有技术之智识，而所重者在学，不过因术以明学。我国往往学术连用，漫无区别；殊不知二者迥不相同，固不能连而为一者也。盖所谓学者，推究一切现象之原理原则，以说明一切之现象，于推究原理原则说明现象之外，别不另设方途以求致用；而所谓术者，则应用学理之方法，技能而已，与推究原理原则以说明现象之学，实判然不能相同者也。故科学之分类以现象为标准有自然之现象即有自然之科学有人类之现象，即有人类之科学；有社会之现象，即有社会之科学。因自然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自然之种种科学；因人类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人类之种种科学；因社会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社会之种种科学。若夫技

术，则以人类社会实用之目的，为其分类之标准：或合人类之需要，或应社会之要求，或按国家之机关，而有种种之技术。此实为学与术根本相异之处。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区别，亦于是而分焉。是以同一法律科目，专门学校之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法官辩护士之能力；而在大学，则惟使学生能知法律现象之原理原则，至于学生毕业以后，为法官，抑为辩护士，则非大学之第一目的矣。其他科目，莫不如是。简言之：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故凡人类间具有系统之智识，大学校莫不列为学科，固不问其按切实用与否也。譬如西洋大学有希腊、罗马古典之学，北京大学亦有经训考证之科，以言实用，邈乎远矣，而大学校亦不得不列之为为一科。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鄙人所欲进一言为诸君勉者，亦唯祈诸君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而已。

抑我又有言者，则前清学制之弊，至今犹令人痛恨不已。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即以海外之留学生日浸染于外国之学风者而言，当留学之时，固多以学问为目的，而勉力求学；然毕业以后，足迹甫履中国，亦即沾染此恶风，抛弃其数年刻苦所得之学问，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前清学制之害，庸可胜言耶！是以鄙人今所更欲为诸君勉者，则望诸君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为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诸君当为学问而求学，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无他种目的，庶不愧为大学生。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读学问之神圣，伤大学之尊严，尚能谓之研究学问乎？诸君勉之！努力问学之事业，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使他日中国握世界学问之牛耳，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责任匪轻。诸君其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鄙人今尚欲进数言于诸君之前者，则为今日之学风问题。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鄙人所欲言者，亦非仅指大学一校。惟以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大学学风足为全国学风之表率，是则鄙人所不能不以此责望于我大学生诸

君，祈有以表率我全国之学风，而改善我全国之学风者也。语时或有开罪之处，尚望诸君谅之焉。

一、服从言今日学风之坏，莫过于学生缺乏服从之德。不服教师之训导，不受校长之约束，放恣乱为，动起风潮，遂致德无由进，业无由成。我可敬可爱之青年学生，几成为可鄙可贱之无业游民。言念及此，曷胜浩叹！诸君闻此言，或且有谓鄙人谬悖，欲以奴隶之行，责之共和国之大学生者矣。此在不以服从为然者，必谓学生当有自由，校长教师，等是同类，安有服从之可言？服从二字，乃奴隶之所受，詎可加之于我学生之身？然学生以德之未修，学之未成，始入学校求学，则在学校之中，自当服从校长教师之训导；不然，又安名为学生？学生中有言自由者，实不学误之也。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队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守服从之德。当退校之时，或多与教师从容谈笑；若在校中，则虽年高德尊若我马校长其人者，苟为学生，亦严格整肃，谨听校长教师之训导而毋敢或违。鄙人前游美洲大陆，曾参观其学校，见其学生之谨守服从，至足感人。而尤足奇异者，则美之学生，不仅对于校长教师，守服从之德。下级学生之于上级学生，亦尽服从之责。上级学生苟有所命，下级学生莫不心悦诚服而为之，此其故何哉？诚以共和之国，人人有自由，即当人人能服从。不然，势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国将不国。而欲养成此服从之德，在共和之国，舍教育以外，殊无他途可言。固不若专制之国，以威力胁迫人民服从，不问人民之能服从与否也。故专制国之学生，不必养成其服从之德；而共和国之学生，设不于其受教育之日，训练其能守服从之德，则国基危殆，害莫胜言矣。此鄙人之所以以服从之德望大学生诸君，有以矫正我全国学风也。

二、朴素孔子有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此在今日，虽不足奉为我人处世之道，然学生在求学之时，则不可不具此精神。欧美学生自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非历二十年之久，不能成业，且学费之巨，亦非中下之产所能任。故学生之能毕业于大学者，百中实不得一二，惟能刻苦之学生，始能卒业。至若日本，则能毕业于中学以上之学校者，大抵皆苦学之士，积十余年困苦艰难之学生生活，始克学成而为世用。今日彼国知名之士，若一谈其苦学之经历，则恐我国学生皆当愧死矣。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绔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

适。其最堪痛心者 则莫如求学之青年 奢侈放纵 既伤其德性 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则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此鄙人之所以祈望大学生诸君。力倡朴素之风，以改革我全国之学风也。

三、静穆鄙人非谓学生不当发扬蹈厉，人固贵有发扬蹈厉之精神，而后始能在社会任事。惟发扬蹈厉之精神，当用之于做事之时，不能用之于求学之时。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 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者是也。若在学生时代，而误用之于校长教师，是为不守规则之学生，非所谓发扬蹈厉之精神也。且天下惟有学问有修养之士，乃能真有发扬蹈厉之精神；无学问无修养者 仅能谓之狂躁 谓之轻率 以之办事 无一事可成也。故学生若不于学生时代，以静穆之风，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必成为狂躁之士 轻率之士 终身将不能成一事 可不勉乎哉 况学问之业 非有冷静之头脑，不能得益。学生若以浮躁之心受学，则不仅不能深入学问之道，我恐即有善教之教师，亦不能有丝毫之得益。故学生若不于求学之时，养成冷静之头脑 则于学问之业 日相去而日远矣。静穆之风 可不贵哉 简言之：静穆之风，一则以成冷静之头脑，一则以养发皇之精神。在学校之日，以之修业而进德；卒业之后，则赖以任事而成功。此为至可宝贵之学风，鄙人深望大学生诸君有以提倡此风也。

关于学风问题，鄙人所欲言者，不仅此三事，惟以此三者为最要，故特举以告诸君耳。愿诸君勉之，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梁启超

校长 诸位先生 诸位同学。

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话会，本来早就要开，因王静安先生有不幸的事发生 到上海去了 所以缓后了许久。到今天 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我很高兴。

我们研究院的宗旨，诸君当已知道，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 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故本院前途的希望当然是很大的，但希望能否实现，却不全在学校当局，还在诸位同学身上。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固然不希望全国跟了我们走，但我们自己总想办出一点成绩让人家看看，使人知道这是值得提倡的，至少总可说，我们的精神可以调和现在的教育界，使将来教育可得一新生命，换一新面目。

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知识方面，却忽略了知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 都努力于知识的增加 知识究竟增加了没有 那是另一问题。但总可说现在学校只是一个贩卖知识的地方，许多教员从外国回来，充满了知识，都在此发售，学生在教室里若能买得一点，便算好学生。但学问难道只有知识一端吗？知识以外就没有重要的吗！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又说：“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又说：“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这都是知仁勇三者并重的。不但中国古圣贤所言如此，即西国学者也未尝不如此。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现在中国的教育真糟，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而且政治不良，学校无生气，连知识也不能贩卖了。故我们更感到创造新风学的必要。

本院同学一部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是从名师研究有素的，

在全国教育界占最高位置。受到这种最高教育的人，当然不能看轻自己，从本院发生一个新学风，是我们唯一的责任。若仍旧很无聊的冒充知识阶级，便不必在此修学。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一个有价值的人，乃至千百世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小之在一国，大之在世界，小之在一时，大之在千古。

所谓伟大的人，必如何而可，不能不下一解释，这并不看他地位之高低与事业之大小来断定，若能在我自己所做的范围以内，做到理想中最圆满的地位，便算伟大。从前日本一个老学者，在日俄大战以后，说东乡大将的功劳与做皮靴的工人一样，因为没有大将固不能战胜俄国，然没有好的皮靴也不能战胜。所以不能拿事情的大小来比较价值的高低，只要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中做一个第一流的人物，便算了不得。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中小学教员不算寒酸，大学教员不算阔，第一流的小学教员远胜于滥竽的大学教员。总之，无论做什么事，必须真做的好，在这一界内必做到第一流。诸位必须把理想的身份提高，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又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他说狂者“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弟子如曾点，年纪与孔子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狂者，然孔子很奖励他。所以我们要把志气提高，自己想这样做，做不到不要紧，但不要学一般时髦人。必要自己真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的。

本源既立，我们便要下一番绵密的工夫来修养，大约有两个方法：一是因性之所近的来扩充；二是就自己所短的来矫正。第一法是孟子的主张，第二法是荀子的主张。我们当二法并用，一方面要看出自己长于那一点，竭力去发挥，便容易成功。修养道德是如此，砥砺学问也如此。但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短处，我们总不能没有缺点，或苦于不自知，或知而怯于矫正。孔子说颜渊死了便无好学的人，而所谓好学，即“不贰过，不迁怒。”二句，这是说缺点当勇于改正，自己不知，若经师友告知，当立刻改去。这是古圣贤终生修己教人的工夫，也是学问天天进步的基确，便是年纪老

了也不停止 尤其在青年的时候 当如何磨砺 才把底子打好。

现在学校教育真可痛心，无法令青年养成这种习惯。小学教育，我不很明了。中学教育 从不注意到修养方面 整天摇铃上课 摇铃下课 尽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转来转去。安分守己的青年尚可得些机械的知识，然出校后也无处找饭吃，找不到便要颓丧下去，幸而找到则混了几十年便算过了一世。还有对于政治运动很热心的，连机械的工课也无心听了。政治固当注意 但学无根底 最易堕落 或替官僚奔走 或勾结军阀 承望他们的颜色，做个秘书，这是最糟的。激烈的便只知破坏一切以攫取政权，若能达到目的，便什么坏事都可做，这派人的领袖既如此，青年自然也跟着这个方向去。

在此黑暗时代 青年以为实力派更糟 与其向这“黑”的方面走 不如向“赤”的方面走 不要说青年如此 便是我五十多岁的人 觉得既无第二派，自然不趋于黑而趋于赤。青年若能心地洁白，抱定正当目的去干破坏的事业，坚持到底，也还不妨。但千百人中恐无一人能如此，少有成功便趾高气扬，偶有失败便垂头丧气，或投降军阀，什么坏事都能干出，青年不入于彼，即入于此，若将来的青年仍如此，则国家便没有希望了。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不要紧，至多不过二十年，好事也做不多，坏事也做不多。青年日子正长，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

全国青年都在这状态之下，本院同学的责任特别重。诸君在全国青年中虽占少数，但既处于最高地位，自当很勇敢的负此担子；跳出来细察一般青年的缺点，从事于移风易俗的工作。若大家有些志，当可成功，古圣贤一二人可谓一新风气，何况我们有三四十人，三人为众，三十人便十倍了，且学校生命是很长的。一年三十人，十年便三百人，出校后若能互通声气，立志创造新学风，不怕一般青年怎样堕落，我们发心愿来改正，终有成功的一日。诸位在此切实预备，在知识外要注意修养，或同学间互相切磋，或取师长的行动做模范，将来在社会上都能做第一流人物，便可不辜负学校当局创办本院的好意及各位教授在此服务的苦心了。

#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

蔡元培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保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

愿乎做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做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勸，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日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 非留学篇(1912年)

胡 适

一吾久欲有所言、而逡巡嗫嚅，终未敢言。然吾天良来责，吾又不敢不言。夫欲有所言而不敢言，是恒怯懦夫之行，欺人以自欺者之为也。吾何敢终默？作《非留学篇》。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姊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留学为吾国大耻也？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觚诗人之声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唐宋以来，吾国文化濡滞不进。及乎晚近百年，则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始知四境之外，尚有他国。当吾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于是睡狮之梦醒矣。忧时之士，怨既往之巨创，惧后忧之未已，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纷纷渡海，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康桥、牛津、哈佛、耶尔、伯林、巴黎，都为吾国储才之馆，育秀之堂。下至东瀛三岛，向之遣子弟来学于吾国者，今亦为吾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嗟夫！茫茫沧海，竟作桑田，骇浪蓬莱，今都清浅。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吾所谓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者，何也？吾国今日所处，

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赜研几，役使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今也不然。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刺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吾故曰：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吾所谓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又何也？请先言废时。留学者，不可无预备。以其所受学者，将在异言之国，则不得不习其语言文字。而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骤习之不易收效。即如习英文者，至少亦须四五年，始能读书会语。所习科学，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事倍功半，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既来异国，风俗之异，所讲之艰，在在困人。彼本国学子，可以一小时肆习之课，在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始克有济。夫以倍蓰之日力，乃与其国学子习同等之课，其所成就，或可相等，而所暴殄之日力，何可胜计！废时之弊，何待言矣。次请论伤财。在国内之学校，其最费者，莫如上海诸校。然吾居上海六年，所费每年自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平均计之，约每年二百五十墨元，绰有余裕矣。今以官费留学，每月得八十元，每年乃费美金九百六十元，合墨银不下二千元，盖八倍于上海之费用。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其为伤财，更何待言。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

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吾所谓留学，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何也？晤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此无可讳者也。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人；吾今日之求之于人，正所以为他日吾自有之预备也。求学于人之可耻，吾已言之。求学于人之事倍功半，吾亦已言之。夫诚知其耻，诚知其难，而犹欲以留学为储才长久之计，而不别筹善策，是久假而不归也。是明知其难而安其难，明知其耻而犹视颜忍受，不思一洗其耻也。若如是，则吾国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读者疑吾言乎？则请征之事实。五六年前，留学生远不如今日之众也，而其时译书著书之多，何可胜计！如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之流，其介绍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之苦心，都可敬佩也。至于今日，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故其所学，恒用外国文为课本。其既已留学而归，或国学无根柢，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其结果所及，不惟无人著书，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嗟夫，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不然，何著译界之萧条至于此极也！夫书籍者，传播文明之利器也。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舍留学外，则无他途，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吾每一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吾故曰：留学，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也。

上所言四端，留学之性质，略具于是矣。夫诚知留学为国家之大耻，则不可不思一雪之。诚知留学为过渡之舟，则不可不思过渡后之建设。诚知留学为废时伤财之下策，则不可不思所以补救之。诚知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则尤不可不思长久之计果何在。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之一日未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

二吾绪论留学而结论曰：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又曰：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

嗟夫！吾国留学政策之失败也，无可讳矣。不观于日本乎？日本之遣留学，与吾国先后同时，而日本之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以内

政论 则有健全之称。以外交军事论 则国威张于世界。以教育论 则车夫下女都能识字阅报。以文学论，则已能融合新旧，成一种新文学。小说戏曲 都有健者。以美术论 则雕刻绘画都能自树一帜。今西洋美术 乃骏骏受其影响。以科学论，则本国学者著作等身者殊不乏人。其医药之进步，尤为世界所称述云。日本留学成效之卓著者。盖如此。今返观吾国则何如矣？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言算，则微积以上之书，竟不可得。言化学 则分析以上之学 几无处可以受学。言物理 则尤凤毛麟角矣。至于动植之学，则名词未一，著译维艰。以吾所闻见，全国之治此学者一二人耳。凡此诸学，皆不可谓为高深之学，但可为入学之津梁，初学之阶梯耳。然犹幼稚浅陋如此，则吾国科学前途之长夜漫漫，正不知何时旦耳。四十年之留学政策，其成效之昭然在人耳目者，乃复尔尔。吾友任叔永尝言吾国今日乃无学界，吾谓岂独无学界，乃并无学问可言，更无论新文明矣。

夫留学政策之失败，果何故欤？曰是有二因焉：一误于政府教育方针之舛误，再误于留学生志趣之卑下。

曷言之一误于政府也？曰：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 其误也 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前清之季 政府以廷试诱致留学生。其视国外之大学，都如旧日之书院，足为我储才矣。当美国之退还赔款也，其数甚巨，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乃不此之图，而以之送学生留学美国。其送学生也，又以速成致用为志，而不为久远之计。于是崇实业工科，而贱文哲政法之学。又不立留学期限，许其毕业即归，不令久留为高深之学。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挪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此前清之误也，今民国成立，不惟于前清之教育政策无所改进，又从而效之，乃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于是有中央政府赏功留学之举，于是有广东、陕西、湖南、江西赏功留学之举。其视教育之为物，都如旧日之红顶花翎，今日之嘉禾文虎，可以做人情赠品相授受也。民国成立以来，已二年矣，独未闻有人建议增设大学、推广国内高等教育者，但闻北京大学之解散耳。推其意以为外国大学，其多如鲫，独不可假为吾国高等教育之外府耶师不知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今政府岁遣学生二百人，则岁需美金十九万二千元，合银元四十万有奇。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

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以吾国今日生计之廉，物价之贱，则年费四十万元，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可无疑也。难者将曰：以今日吾国学界之幼稚，此国内二千人之所成就，必不如海外二百人所成就之多。则将应之曰：此无可免者也。然即令今日所成就，较之留学为一与五之比例，则十年之后，或犹有并驾齐驱之一日。何则？以有本国之大学在，有教师在，有实验室在，有课堂校舍在，则犹有求学之所，有推广学问之所也。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则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则虽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其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中，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望耳。

曷言之再误于留学生也？曰：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今纵观留学界之现状，可得三大缺点焉：

一曰苟且速成。夫留学生既无心为祖国造文明，则其志所在，但欲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具。故当其未来之初，已作亟归之计。既抵此邦，首问何校易于插班，何校易于毕业。既入校，则首询何科为最易，教师中何人为最宽。然后入最易之校，择最宽之教师，读最易之课。迟则四年，早则二三年，而一纸羊皮之纸，已安然入手，俨然大学毕业生矣，可以归矣。及其归国也，国人亦争以为某也某也，今自某国某大学毕业归矣，学成矣。而不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在外国仅为问学之初级，其于高深之学问，都未窥堂奥，无论未能升堂入室矣。此种得第一级学位之毕业生，即以美国一国论，每年乃有五万人之多（美国有名诸大学每年得第一级学位者每校都不下千人），在人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在我则尊之如帝天，指而相谓曰，此某国某大学之毕业生也。而留学生亦扬扬自满曰，我大学毕业生也。呜呼！使留学之结果，仅造得此种未窥专门学问堂奥之四年毕业生，则吾国高等教育之前途，终无幸耳。

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吾所谓文科，不专指文字语言之学，盖包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法律、美术、教育、宗教诸科而言，今留学界之趋向，乃偏重实科，而轻文科。以晚近调查所得，盖吾国留美四百余大学学生